

有没有女主是老流氓的小说 类似《春日宴》的女主？

我跌坐到床上，戏谑地看着周子度，只见他一把将我抱起，动作迅速，神情一如既往地冷淡，还带着厌恶。

凤仙花色的蔻丹挑开他的衣襟，探入其中，隔着一层里衣感受他的体温。

「将军冷不冷，这里头都湿了，不若让本宫服侍你更衣？」我低低地笑着，靠在他肩上。

「公主自重。」他目视前方，声音冷如寒霜。

「你可知那日我在御书房听见我父皇同谁在密谋除去周家军？」

周子度脚下一滞，我环住他的后颈，贴近他耳旁：「用你这副身子取悦本宫，直至满意为止。」

1.

恨一个人并不痛苦，最痛苦的是悟不出恨由爱生，懂得时已是覆水难收。

我是，周子度亦是。

我很讨厌周子度，从第一次见他，我就讨厌。

我见过有孕宫女被强灌落胎药，青色的裙摆染上殷红；我见过母后在寝殿同旁人共度巫山云雨；我见过皇兄们将无权无势的皇弟推入水中.....

但我头一次见周子度那样干净的人，兄友弟恭，父母恩爱，未沾染上着恶毒的尘世半点。

那时他替花影疏捉野兔，只可惜还未捉到它就死了——是我不远处射的箭。

花影疏抽泣，而他愤愤不平。

「公主为何杀它？」那时的周子度还是个喜形于色的青涩少年，剑眉蹙起，语气不善。

「狩猎场的飞禽走兽都是猎物，有何不可？」我收起弓冷笑道。

「弱者，向来只配做猎物。善者不入此地，本公主劝你尽早离开此地。」我转身离去，身后是周子度对花影疏的温声细语。

不听人劝者，后果自负。

那时的周子度听不懂我话有话，也不懂朝中险恶。

那日我同宫婢捉迷藏，躲进了父皇的御书房，无意听见父皇的计划。

周子度父兄带兵出征的前一天，宫中设宴。

我找准机会假装脚滑将周子度推下了台阶，我们一同摔了下去，我摔断了手，而周子度摔断了腿。

许是我戏太好，父皇和周将军都未曾怪我，只是周子度第一次参战的愿望落了空。

后来我好意去看望周子度，他坐在凳上冷眼看我，「你是有意为之。」

「是啊，」我扬了扬眉，「或许日后你会对我三跪九叩，感恩戴德。」

半年后，战场传回消息，周将军误判军情，周家军全军覆灭。

得知消息时，父皇正在汤池中与宫妃鸳鸯戏水，母后正在责罚宫人，而我在御花园假山后面被人死死地扼着喉咙。

我对上周子度悲愤的双眸，笑了。

「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吗？」语气里竟带着怨恨。

他松开手，示意我回答他。

我笑得落下泪来，「周子度，难道你们周家不知道『功高震主』这四个字怎么写吗？」

忠君，为君战之，战功赫赫，抵不过小人眼红，圣上猜疑。

周家善战，却不善谋略，满腔热血，沥胆堕肝，最终落得个人死他乡、尸首无终的下场。

我的话似乎证实了周子度的猜测，我看着他眸底的愤怒一点点地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仇恨。

我望着周子度跌跌撞撞的背影，摇头叹气。

后来，周子度孤身一人去寻他父兄的尸身，听闻他将他们埋在了大漠。

再后来，我军节节败退，朝廷无人敢应战。封将出征的圣旨又送到了周府。

周子度还是接了旨，短短两年就收复了失地。

父皇下旨让他乘胜追击，但他却抗了旨。

周子度凭借战绩赢得了人心，父皇不敢杀他，心里虽怒，但仍加官晋爵，设宴庆祝其凯旋。

于是此人在宴会上提议两国议和，并说出晋国欲求娶公主。

而周子度认为我最适合，寥寥数语引得宴上百官附议。

但我也没输，在我去和亲的前一天，周子度的心上人花影疏成了太子妃。

我正在寝殿里更衣，周子度翻窗而入。

我只披了一件外袍，藕粉色的心衣露在外面。

他拉住我的手腕，将我逼到角落处，只稍稍用力，我的手腕便能被他折断。

「本宫如今代表两国和平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将军你赔得起么？」我平静地睨着他，他变了，大漠得风沙使他的轮廓愈加分明，漆黑的双眸深不见底，让人探不清情绪。

「你做的？」

我眨了眨眼，笑了，附道他耳旁低语：「本宫都没给她下药，她得知屋里是太子后自己推门进去的，这可怨不得我。」

墨瞳微缩，我被他甩在床上，头上的珠钗落了一地。

「将军替我求得好姻缘，本宫自然要替将军剪去烂掉的桃花。」我将手撑在床上朝他远去的背影大声道，「你做皇帝吧！这样，天下的女子，哪一个不能娶呢？」

我去和亲那日，红妆十里，随行者众，我在仪驾上回头望，摇曳的珠翠间看见有一人负手同我对视。

2.

我不想去和亲，不想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。

我想过逃，也逃过。

第一次，我已经女扮男装逃到半路，被周子度打晕送了回去。

第二次，我故意惹了山上的匪寇，和亲队伍被劫，而我一袭红衣进了贼窝。

我握紧了手里的赤金凤钗，就等着红盖头掀开那一刻，送那人下黄泉。

但掀开我盖头的是周子度，一袭白衣被血染红，像极了婚服。

可惜我们不是情投意合的爱侣，而是亲手将对方推入深渊的仇人。

我丢掉手里的凤钗，上面镶的玉石散落一地。「将军莫不是舍不得本宫？」我抬头笑道，「本宫请你随行你不从，但一路上无处不在。口是心非可不是什么好本事。」

「公主事关两国友谊，臣放心不下。」周子度将我从床上拉起来，「时候不早，不容耽误。」

我跌坐到床上，「适才刀光剑影，本宫受了惊，腿软。」我戏谑地看着周子度，只见他一把将我抱起，动作迅速，神情一如既往地冷淡，还带着厌恶。

凤仙花色的蔻丹挑开他的衣襟，探入其中，隔着一层里衣感受他的体温。

「将军冷不冷，这里头都湿了，不若让本宫服侍你更衣？」我低低地笑着，靠在他肩上。

「公主自重。」他目视前方，声音冷如寒霜。

「你可知那日我在御书房听见我父皇同谁在密谋除去周家军？」

周子度脚下一滞，我环住他的后颈，贴近他耳旁：「用你这副身子取悦本宫，直至满意为止。」

我勾唇一笑，任由他手上的力度渐渐加大。

春风一度即断肠，脂香浅薄汗浓，男欢女爱，心思各异。

我仿佛一瓣落红，被他放在掌上柔捻。

我们如鱼水相融，但我们从不亲吻。

我们面带春色，但我们心无爱意。

月出云上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周子度坐在床头，换了一身干净的墨色衣袍，仿佛那只是春梦一场。

我朝他做了个口型，满意地阖上眼。

我不关心周子度此刻的神情，我只要他痛苦。

我被送入大晋的宫殿，还未等验身宫女动作，我就褪去衣裳，身上的守宫砂早已消失不见。

我看着宫女们惊慌的眼神，「去吧，告诉晋帝，他就配娶我这样的残花败柳。」说着，我竟笑得直不起腰。

晋帝并未见我，只将我丢到一处宫殿。

一连几日，用度不减，只是宫外时有议论声，扰我清梦。

一日终是忍不住，端了一盆沸水往宫外泼去。

尖叫声划破寂静的上空，惊走了树梢的鸟雀。

后来听闻皇后容貌被毁，在寝殿内服毒自尽。

多亏了周子度，我还是安然无恙，大概是怕周子度会找借口再发兵罢。

再后来，晋帝为我招夫。

只一人敢娶，大晋的国师，宇文长渊。

若说周子度是堕神，那宇文长渊便是悲悯天下的菩萨下凡。

头一次见他时，他一身湛蓝色莲纹长袍，面色苍白，唇红如血。

「为何要娶我？」

「因为苍生可怜，不能再受战乱之苦。而公主费尽心机挑拨，无非想战争再起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「难道国师娶本宫就没有半点私心？」

「我乃大晋国师，国运便是我的私心。」他的声音温润，眉眼柔柔地漾开，似乎我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。

「此处不如宫中，山间夜里风大，公主记得添衣加被。另外，神庙没有宫人服侍，公主日后衣食起居都需靠自己。」

不知是不是我听错，宇文长渊末了还清笑了一声。

我的确是想挑起两国战事，可能是见一眼周子度杀红了眼的模样。

可如今晋帝不上当，我也该换个法子了。

3.

一抹斜阳，半堤野草。

我怀疑宇文长渊根本不是国师，而是一个山野村夫，不然为何会住在这半山腰。

我从小便锦衣玉食，何曾受过这种委屈？

收拾好金银细软后，我直奔山下。

长路漫漫，遥遥无尽头。

明明走了许久，眼中仍是半山景。

「山下设了阵法，公主是走不出去的。」不知何时，宇文长渊站在我身旁。

我推开他递上来的水，「国师想错了，本宫只是出来走走。」

「如此最好。」宇文长渊收回手，目光扫过我的包袱。

「夜里山中不安全，公主还是早些回去。」他走出两步，回头看我。

「本宫自幼随父皇参加秋狩，国师多虑了。」我挑起眼尾，语中带笑。

宇文长渊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「蛇虫鸟兽不过凡物，确实不可怕。」

言外之意，不安全的是妖魔鬼怪。

背后忽地刮过一阵阴风，冷得人一颤。

我跟上宇文长渊的脚步，心在扑腾。

「那国师认为什么可怕？」我偏过头去看他，脸色如纸，任由残阳在上头作画。

「人心。」宇文长渊余光都未曾落在我身上，自顾自地走着。

「人心又怎比得过妖魔鬼怪。」

「自古以来，都是人伤透了妖魔鬼怪的心。」

4.

月色初明，才进门，里头的烛火燃起，片刻，一片亮堂。

「国师这法术倒是不错。」我倚在阑干处望着他的背影。「能否教教本宫？」

宇文长渊步子一滞，银丝的莲纹上月光流转。

「法术乃大晋秘术，不外传。」

「本宫乃国师之妻，是内人。」

「公主无慧根，何必白费心机。」宇文长渊转过头看我，浅色的眸子被烛火照亮。

我还未开口，人就消失在我眼前。

「无趣。」

我将手里折断的杂草丢到一旁，起身朝里头走去。

烧水沐浴折腾了我半宿，再睁眼时又是黄昏。

桌上放了一碟点心，四四方方，中间一点红。

五脏庙叫嚣得厉害，终是没忍住吃了一口。

清香在舌尖停留，淡淡的甜味，想来是蜂蜜。

不多不少，刚好够饱。

我甚至怀疑宇文长渊在我身上下蛊了，不然为何能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？

我在湖边找到宇文长渊，他正在闭目养神。

「这湖下有玄武吗？」我拎着鞋往湖里看，散开的青丝垂落如湖中，随着水纹在里头搅着。

身后的人并未出声。

「本宫替国师看看。」接着我朝水中的女子撞去，湖水刺骨。

我往深处游去，游鱼纷纷为我让道。

忽地，眼前出现了一双浅色的眸子。

紧接着，肩膀被人握住，一路将我带上水面。

宇文长渊病态的面容上沾着水珠，双眸许是进了水的缘故，泛着红，唇也因紧抿变得艳红，颈部的青筋绷起。

宇文长渊将我拉出水中，怒在心头，但又并未泄在我身上。

他一挥手，我和他身上的水气通通涌去湖面，衣料又恢复了干爽。

我跌坐在地上，被他逗得大笑。

「国师为何要救我？」

「为了苍生。」

又是为了苍生啊。

「倘若我不是公主呢？」

「公主也是众生之一。」

我又笑了，不知笑他还是笑我。

倘若我只是我，无人愿救。深渊之下，人人厌弃。

无论是眼前人，还是心上人。

5.

我只记得那日很冷，似要人的骨头揉碎。

但更冷的是那对墨瞳，像无边的夜，让人看不到尽头。

眼前人来人往，周子度正在河边等人。

清辉落到他身上，显得落寞。

他等的人，正在楼里同太子小酌。

酒暖人身，风寒人心。

可偏生有人就是那么蠢，觉得真会有人不顾荣华富贵，只求一颗真心。

凌厉的剑眉上挂着霜，薄唇冻得青紫，偏生还要一副望眼欲穿的模样。

「你原来叫周尾生？」

许是真的冻僵了，周子度回头看我都比平常慢了片刻。

周子度眼神不耐烦地凝住一瞬，很快又撇开。「滚。」热气从嘴边升腾，语气却彻骨冰凉。

「本宫知道花影疏在何处。」我无视他的冷漠，凑到他身旁，抬头看他被寒霜覆盖的侧脸，下颌绷紧，仿佛下一刻就在碎在冬夜里。

新染好的蔻甲抬至他眼前，往高处的楼里指去，灯火通明，人影交错。「人家弱柳扶风，可经不起冻。」

「滚。」眼眉下撇，怒意烧上眉梢，险些没将上头的冰霜融了。

眼前见一女子披着白狐大裘前来，明洁胜雪的肌肤被冻得透红，她见了我杏眸一转，有些心虚。

花影疏终还是来了，宛若春雨，平息了周子度的怒意。

周郎一心浸春池，未知红颜心无意。

若非我威胁花影疏，只怕明早城中又多一具冻尸。

「子度哥哥。」花影疏唤道，声音如同玉珠落盘。

不过未等周子度应声，人已被我推入水中。

冰面裂开，随着花影疏的一声惊呼泛起水声，此音更为动听。

「公主救我.....」

我看着周子度眸底晦暗，冰冷的手肆意掠夺我颈部的温热。

可他根本不敢收紧，因为他的心尖尖还等着我去救。

男女有别，若周子度真救起花影疏，只怕花影疏真要折在他手里。

有志向的贵女，又怎会作践自己下嫁？

而周子度自然明白这一层，他爱花影疏，也舍不得她跟着自己吃苦。

但花影疏亲口向我求救，未免真的伤了他的心。

家散情断，当真是孤家寡人了。

若说我杀人，那诛心的便是花影疏了。

「求本宫。」我慵懒地抬眸，下巴往湖里点了点。

「你想怎样？」周子度从牙缝里吐出四个字，仿佛一个不留神就要将我撕碎。

我笑道：「本宫不过想看看你这眼珠子是不是白长的罢了。」

语罢，我甩开他的手褪去外袍跳入水中。

很快，呛了水的花影疏被我带上冰面，她姗姗来迟的婢女惊慌地将她带走。

我趴在冰面上朝他伸手，单薄的里衣紧贴着肌肤，水珠滴落，又凝固。

可我没等到那只手，或许它的存在只是用来扼住我的喉咙，而不是给予善意。

满心满眼都是她，从此再也看不见旁人，当真是瞎子。

思绪收回时，湖边已不见宇文长渊的身影。

那双被我丢下的朱红锦鞋静静地躺在草丛里，同那一片郁郁葱葱格格不如。

就在我起身之时，身后一阵水声。

背过身一看，水中有两颗巴掌大的琥珀色珠子。

待浮上水面才发现，龟蛇台形，身有鳞甲，巨兽玄武是也。

我方才不过是随口一说，绝没想到湖中真有玄武。

我秉着呼吸，生怕惊动着巨兽。

所幸它只是探出身子片刻，又沉入水中。

而我在岸上早已目瞪口呆，腿脚有些发软。

我自问生平杀死的宫人不在少数，也想过死后受痛苦无间的炼狱之刑，但我从未怕过。

回到屋内时，桌上放着一碗姜汤，只一闻就辣得鼻尖发酸。

我将姜汤放在一旁，去浴室提桶打水。

才进浴室就发现里头水气氤氲，暖意将我簇拥，渗入心头。

沐浴后身子沁出一层细汗，只披了件薄纱就出浴，半掩山峦，枝头玉前隔薄雾。

殊不知宇文长渊就在屋内，他背对着我，影子斜斜地投来，落在我脚下。

「国师此番，是想偷香还是窃玉？」我望着他如磐石似的身影，缓缓勾唇。

「山间夜里凉，公主须多添衣。」声音不重不急，犹如缓缓溪流。「姜汤驱寒，不得不喝。」

「本宫不冷，身子燥热得很。」我随意套上里衣，语气仍带着嘲弄。

「玄武乃水神，凡人见之，寒气附体，若不喝，来日定染风寒。」

我闻声一震，额上的水珠悉数滴在地上。

语毕，宇文长渊推门离去，袍上的莲纹随着光影变化，像是嘲笑。神在嘲笑无知凡人，半个身子落入地狱的凡人。

指尖触到瓷碗，仍旧如方才一般温热。

我头一次感到恐惧，来自我名义上夫君的恐惧。

神，想送我回地狱吗？

6.

我没有去喝那碗姜汤，宇文长渊也并未再来。

但他说得一字不差，次日清晨，我冷得厉害，浑身乏力。

之前跳入冰水中也未曾如此，难道当真是玄武的寒气所致？

眼难睁，噩梦至。

我看见自己置身八寒地狱，剧寒宛如利剑刀刀剌心，耳旁尽是此起彼伏的哀嚎。

身体被冰柱穿透，而另一头，是周子度。

神音覆落，上方的光芒刺眼，我抬头只看见一角月色莲纹。

他问我：「瑶山，你可知罪？」

剧痛让我无法张口，我想说，我不是瑶山，我叫暝嫣，是个帝姬。

血腥涌上喉咙，醒来侧身往床外吐出。

污血落入痰盂中，被一只指节分明的手扶着，似是精心雕刻的白玉一般。

我缓缓抬眼，宇文长渊仍旧是一副淡然自若的神色，我无声地笑着。

若不是喉咙涩哑，我定会说：「褻渎，便是我的罪。」

可偏偏宇文长渊同周子度不同，他就像立于四合中的一株白莲，众生混沌，攀不上，摸不着。

纵使红尘再乱，他都不会低头怜顾。

大手覆上额头，许是怕冷，我竟有些贪恋地往他手心蹭了蹭。

眉眼微垂，浅色的眸子里头寻不到情绪。

「公主体内寒毒已除，过些时日便会大好。」他收回手，苦涩顿时漫入鼻尖，原是他将药端来了。

我眉心一锁，头一偏，满眼厌弃。

「本宫觉着死了也挺好，反正这世上想看我下地狱的多了去了，正好也遂了他们的愿。」每说一个字喉咙都似刀割一般疼，铁锈味涌上来，此刻我在宇文长渊眼中定是像个嗜血恶鬼。

「世上还有许多人牵挂着公主。」他眉头蹙起，眸底蓄的澄澈掀起涟漪，转瞬即逝，仿佛是怜悯一只蝼蚁，原来我在神眼里也算得上是个可怜人。

「国师觉得会有谁呢？」我失声笑着，被血呛着，身子在床头起伏。抬手将嘴角的血拭去，是他的手。

是啊，会有谁呢？

我那母后，只会担心后妃会不会瞒着她生下皇子，只会担心今日她的情郎能不能来，只会担心我那皇弟能不能登上皇位。至于我，一出世便让她失望。周子度提议让我去和亲时，她看着我父皇动容时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附和。

至于我那父皇，若非周子度那日提起，他可能都忘了我的名字。

哪会有谁呢？

周子度？

他定是头一个盼着我死的。

我看着宇文长渊的眉眼落下不解，而手上的血污早已消散。

我将寂静打破，「无人牵挂，也算是一身轻了。」

「哦，险些忘了。」我故作惊讶，「有国师。我若死了，两国再战，生灵涂炭，国师会心疼的。」我半阖着眼，看着宇文长渊眉心锁住，肩被他搂住坐了起来。

「公主，不该如此。」他轻声道，情绪敛进眸中。

「本宫.....喝便是。」我从他手里拿过瓷碗，舀了一勺往嘴里送，苦得让人头疼，后来所幸捧着碗一口全喝干净了。

嘴里泛这苦，嘴上仍是笑着。

「本宫若是死了，留国师一人，太孤单。」

7

一连几日我都未曾再看见宇文长渊，但每日醒来，药和饭都会整齐地放在桌上。

夜夜好眠，无梦。

但前些日子的梦却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为何宇文长渊会叫我「瑶山」。

绞尽脑汁将这二字翻来覆去，始终想不到半点头绪。

我推开门，险些同宇文长渊撞了个满怀。

回过神来，肩上已多了件披风。

「外头风大。」话音才落，门被掩上，遮挡住外头光景。

「国师总是算得这般准，本宫时常在想，国师是不是天上神仙下凡。」下凡来看看众生百苦。

我倚在门边，侧耳去听门外的动静。人影挡在纸窗前，我踮起脚，捅破了窗纸，取走了他头上的发簪。

发簪表面光滑，色白如玉，通体冰凉。头部起伏，如山峦一般。

「瑶山。」梦中的声音传入耳中，魂魄似要抽离。

眼前一暗，脑中眩晕。

满眼血光，而我跪在地上，剖膛取骨。

「公主！」

再睁眼时，发现自己被他搂在怀里，他墨发如瀑，而发簪正被我紧紧地握在手里。

「国师可会解梦？」心像溺水般扑腾，不过是他的。

宇文长渊菱唇抿起，苍白得几近透明的肌肤底下青紫交错。

「公主乃凡人，误见神兽，自然会做些怪梦。」

言外之意便是让我勿问。

「那这发簪又是何物。」我从他怀里起身，摊开手将发簪递给他。

「故人所赠。」他拿走发簪，指尖像羽毛般滑过手心，酥酥痒痒。

「故人？」

「嗯。」他沉声应道，这是又不打算说了。

「明日我要入宫。」

「嗯。」我也沉声应他。

宇文长渊眉梢一动，嘴角的弧度似有似无。「公主可要随我同去？」

我笑着撞进他怀里，双手抵上前，将他往门外一推。「不去，宫里的人胆小得很，省得吓着他们。」

「也好。」宇文长渊替我关上门，人影消失在门外。

我泄了气似的靠在门上，将方才那句「也好」咬碎嚼烂，无名火忽地烧了上来。

大晋国师无大事不进宫，近来的大事，非战非丧，正是册封皇后的喜事。

故人，皇后，进宫，不去，也好？

也好？

我偏觉着不好。

我踢开房门，追上宇文长渊。

他闻声停住脚步。

「本宫思来想去，还是随国师同去罢。新婚燕尔，国师独自进宫未免引人猜疑。」

宇文长渊颌首，轻轻吐出一个「好」，眉眼掀不起波澜。

我心头火更盛，如此不情不愿，想必真是故人。

「只是，本宫这蔻甲掉色了，国师能否帮本宫染甲？」

从前宫人都是用最艳的凤仙花替我染甲，鲜红透骨。

因此宇文长渊将粉白的凤仙花放入钵时，我伸手制止。

「本宫不喜此色。」我摇头佯装叹息，「不好。」

「公主不试又怎知不好？」手被他握住又松开，凤仙花渐渐消失，化成汁液。

我用手托着脸，看着他一脸专注地捣弄着。

目光从他削瘦的下颌移至修长深邃的眉眼，最后停在骨白色的发簪上。

「国师手法娴熟，从前替人染过？」

「未曾。」

忽然觉着那支发簪顺眼了不少，我将目光收回，将手放在他眼前，五指纤纤，尖上只剩半点朱红。

指腹按上来，指甲上颜色散去。

沾上花汁的丝绵被他捏着，嫣红侵染指腹。

我手一躲，花汁滴在手背上。

「哎。」我惊呼，心里笑得正欢。

宇文长渊神色镇定，并未被我打扰，只是丝绵再次覆上指甲时，我又躲了。

嫣红出界，引得他眉心一皱。

「公主。」声音里头多少带着无奈。

「国师侍候女人，不大在行啊……」我故意拖长尾音，轻笑出声。

「罢了，不难为国师了。」我欲缩手，但却动弹不得。

花汁终于落对的地方，十指纤纤玉笋嫣红。

染好后，他收回手，目光未曾多停留片刻。

「好看吗？」我将手放到他眼前，只稍一抬指，就能触到他的鼻尖。

「公主天生丽质，自然是美的。」他起身时身子后倾些许，避开我的指尖。

脑中思绪飘过，不知这嫣红在宇文长渊身上划过是怎样一副画面？

回过神时，宇文长渊已不见踪影。

我低声自嘲：「罪加一等。」

8

树影扶疏，枯叶落纷纷。

我早早便起来梳妆打扮，望着铜镜中浓妆艳抹的女子，明媚娇艳。

走出门外时，发现只宇文长渊一人。

「国师这是打算让本宫走下山？」

剑横飞而至，落在宇文长渊脚边。

指节分明的手向我伸来，一尘不染，太干净了，想拉下来，用我的血玷污它。

想法埋于心底，人被拉上剑，忽地一动，下意识搂住他的手臂。

云层之中，俯瞰苍生。

「国师时常往高处看，众生如蝼蚁，这心底究竟是热还是冷？」

宇文长渊目视前方，一心控剑。

鸟过，惊之。

我整个人落入他怀中，胭脂沾在莲纹上，略显荒唐。

我抚上宇文长渊的衣襟，弹走上面的胭脂。「本宫之过。」双手环上他的腰，搂紧时感到他身躯一震。

若是这抹胭脂在他嘴上，又会如何？

妄念就这样在脑海里生根发芽，肆意生长。

待我将它们悉数斩落时，我们已在宫中。

接待的宫人们见了我脸上瞬间浮现怯意，当真是胆小得很。

宇文长渊要去卜卦，暂时要同我分别。

他走时竟还回头看了一眼，流露出一丝担忧。

只是不知是在担心我，还是他们？

好巧不巧，宇文长渊那位故人也想见我。

这位大晋的新皇后宋念棠长相清丽，因大婚画了浓妆，朱红的口脂略显违和。

「公主果真如传闻一般，美艳不可方物。」她不安地捧起身旁的茶盏浅品一口。

「国师也常如此夸赞本宫，原以为是他糊弄本宫，殊不知他说的竟是真话。」我半掩着唇，宋念棠神情僵涩尽收眼底。

「国师不说谎，从前便是如此。」宋念棠将情绪压下，又恢复了适才端庄的笑容。

「国师怜悯众生，」还未等我开口，宋念棠又道，「他娶公主也不过是此因罢了。公主莫要再胡作非为。」

「胡作非为？」我冷笑道，「皇后娘娘是指抢了您的心上人，还是逼死了先皇后？」

宋念棠的笑容再也难以维持，身旁的宫女也满脸不知所措。

茶盏落在地面上，四分五裂。

「身为皇后，心里却想着旁人，属实是德不配位啊。」我捡起一片碎瓦，朝宫女走去。

那位宫女似乎感知到我的意图，惊恐地往外跑。

可惜没走两步就倒下了，碎瓦割喉，殷红四溅。

我蹲下身子看着她捂住伤口，鲜血从指缝溢出，仍在垂死挣扎。

「宫人嘴碎，免不了传出闲话。本宫念在娘娘同国师有交情，替娘娘出手，除去后患。」我回过头看宋念棠，双手死死地绞着，没有半点血色。

指尖沾上温热的鲜血，垂眸笑道：「总会有人，明明可以置身事外，可偏偏要掺一脚。这种人，最该死。」

「娘娘，本宫说的可对？」我起身将指尖放入杯中，茶水将血迹洗去，余光中的宋念棠几欲晕倒。

我摇头失笑，故人，不过如此。

走出宫门没多久就看见了宇文长渊，他双手负在身后，眼前似蒙上薄霜。

我笑着上前，「本宫杀人了。」

宇文长渊知道，但我偏要说。

「我与皇后年幼时见过一面，仅此而已。」

「本宫对国师的年少情事不感兴趣。」我越过他走在前头，「皇后宫里的茶太难喝，宫宴要开始了，本宫要喝酒。」

彩翠盛佳肴，盏中醇醴湛清光。

几杯入口人影乱，恭贺之语几分谄媚几分真。

「饮酒伤身。」上方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抬头望去，身影重叠，情绪难辨。

人被他扶起，只听道：「公主不胜酒力，臣告退。」

我靠在他的臂弯中，将醉意悉数吹在他脸上。

「本宫未醉，还能再饮百杯。」

「公主醉了。」我被他带着渐渐往殿外走去。

出了殿门没两步我就佯装腿软，宇文长渊只好将我拦腰抱起。

我顺着宫灯欣赏他的侧颜，一路往上，又是那支簪子。

「年少一面，故人之物仍不离身，国师当真是情种。」我抚上他的鬓边，失声笑道。

那副眉眼，总是如画上的湖水，任凭我如何吹，都不会泛起一丝涟漪。

「公主.....」最后的尾音被我堵住，未染情欲的菱唇像是刚解冻的泉水，凉而无味。

来往的宫娥都低下头，许是在替宇文长渊不值。

莲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

如此轻薄一回，日后下地狱也值了。

震惊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眉眼间的无奈。「瑶山。」

「嗯？」我迷糊地应了声，看着他嘴角的口脂出了神。

「那骨簪，原是你的。」

晚风一吹，宫灯摆荡，光影在他脸上交错。

我头一回在他眼中看见痛苦，从深处掏出的，无尽的，痛苦。

9

翌日醒来，头痛欲裂。

昨夜不过三两杯酒，却醉得这样厉害。

脑中关于昨夜的最后记忆便是被宇文长渊拦腰抱起，接着便是一片空白，无论如何回想，都找不到半点痕迹。

身上的首饰被整齐地放在梳妆台上，浓妆也被洗净，繁复的衣裙换成柔软的寝衣。

桌上清粥、醒酒汤各一碗，余温未散。

用完后出门闲逛，四处寻不到宇文长渊的身影。许是不想对着我这个疯子，毕竟昨夜险些毁了他故人大婚。

湖面平静，我在边上驻足不前。

望而却步，我同宇文长渊如今的关系便是如此。

我翻出陪嫁里头的一块檀香木料，用我的小刀细细地削刻。

从前此刀用来杀人，最后一次见血，是我和亲的前几日。

那日我一身绀色的罗裙，爬上郊外的树上，等着周子度的军队路过。

可还未等到，我就先看到了太子的暗卫。

伺机埋伏，无非是想阻挠周子度回朝，给他个下马威。

远处山峰后的旭日蓄势待发，一个个人影冒出头来。

风将薄云吹散，走在前头的马高仰着头，看不清马上人脸色。

弦紧绷着，箭对准了马上的人。

视野中的人脸渐渐清晰，埋伏的暗卫吃痛惨叫，原握着小刀的手空了。

一场厮杀，血溅到周子度的铠甲上，高挺的鼻梁添上一抹朱红。

野草被染成了红色，刀剑声惊走了鸟雀，而林中的草木清香也渐渐被血腥所取代。

结束后，周子度捡起死去暗卫手中的弓箭，瞄准了我所在的树梢。

箭离弦，人影落。

「还不算太笨。」我拍了拍身上的树叶，日光刺眼，看不清他的眉眼。

「你这样做太子日后不会放过你的。」周子度双眸一敛，将情绪藏进心底。

「他就从未想过放过我。」我笑着，皇家何来兄妹，权势之下，只有对手。

「你不必帮我。」

我的确不必出手，但却这样做了。

许是，动了情。

可偏生这份情伤我伤得最深。

不知不觉已是正午，宇文长渊推门进来时，手中的檀香木已初见雏形。

我闻声将木料藏在身后，只见宇文长渊眉眼半垂，并未看我。

「昨夜，本宫高估了自己的酒量，给国师添麻烦了。」不知是不是我盯着木料太久眼花，宇文长渊明雪似的耳尖上多了抹红晕，像是无意间沾染的胭脂。

「大晋酒烈，豪饮必醉。公主下次不可多饮。」宇文长渊将午膳放好，同我对视又忽地错开。

我将小刀和木料塞至被褥中，偏头打趣他：「本宫又不是煮沸的热汤，国师怎像被烫着似的？」

短短数语，那抹胭脂晕开，烙进心底。

「公主。」宇文长渊双眸又对上来，声音里透着无奈。

今日他犹如一株含羞草，稍稍一碰就合上。

「你们晋国的酒味道不好，不喝也罢。」我斜眼睨着他，心中早已将那抹绯红放在唇上蹂躏了上百回。

最近心中旖旎的心思越发肆虐。

我起身坐到桌前，拿起筷子又放下。笑眼盈盈，嗔道：「没胃口，不吃了。」

才合上的门又被他推开，日光正好，星星点点聚在他身上。

「见了谪仙，胃口自然会不同些。」我咬住筷子，看着宇文长渊被轻佻之语弄得手足无措却又无可奈何。

这画上的湖水，终究还是被我吹动了。

10

「一个人吃饭甚是无趣，国师不如同本宫一起？」

「如此一来，国师也可省去一番功夫。」我又道，不让宇文长渊又拒绝我的机会。

「嗯。」宇文长渊应了声后转身欲走。

「国师，本宫今日想下山。」我又叫住他，心中打着算盘。

「本宫想购置些新的月事带。」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宇文长渊听清每一个字。

我用手托着脸，欣赏着他耳尖的绯色。

「好。」宇文长渊点点头，将门掩上，颇有几分落荒而逃之意。

我望着那扇门，嘴角是止不住笑意。

饭后未睡，一心摆弄那块木料。

宇文长渊来敲门时，那块檀香木已经变成了一支木簪。随着最后一小块木料被小刀削去，我心仿佛被推至浪尖。

「国师。」我推开门，左手将木簪藏在身后。

宇文长渊抬眸于我相对，思绪藏起。

「本宫近来，多亏国师照顾。金玉之物想来国师不会喜欢，本宫见国师头上的簪子有些旧了，特地做了个新的，以作谢礼。」我头一次做，素净的檀香木簪略显粗糙。

宇文长渊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眉眼柔和。

朱色的菱唇让我想凑上前亲吻，细微的张合被我捕捉，抢先一步开了口：「不如.....本宫替国师绾发？」

声音慵懒随意，心底却是慌张，生怕他拒绝我。

宇文长渊朝我微微颌首，如画的眉眼舒展开。

墨发如瀑，我取下那支骨簪，冰凉沁骨，指腹忍不住摩挲。

似乎没有上次那般厌恶，反倒觉着熟悉.....

我将骨簪递给宇文长渊，贪恋地抚摸着他的掌纹。

他似乎察觉到我的过分举动，将手抽回。

长发束起，骨簪换成了木簪。

我满意地端详着宇文长渊，扯着他一角长袖朝门外走去。

「天色不早，我们也该尽早启程，不然那些胭脂水粉店也该关门了。」

宇文长渊心善，一路上见了流落街头的人都一一施舍。

我有时想，倘若我父皇母后恩爱，兄弟姐妹和睦，嫁一世家子弟，相夫教子，一生平安顺遂，与「可怜」二字丝毫不沾边，这样，宇文长渊低头望众生时，可会看到我？

想来是不会的，那样顺风顺水的人生，好生无趣。

回过神来，不远处就有一处脂粉铺子。

铺子旁边还有几个男子，神色猥琐，眼神不时地朝来往的女子身上瞟。

我侧头看了眼正在附身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的碗中放铜板，顿时心生一计。

「前头就有脂粉铺子，我进去看看，阿渊在外头等我便好。」在山下，自然不好唤他国师。阿渊这个称呼一下就拉近了二人的距离。

宇文长渊回过头来，眉稍一动，点了点头，「万事小心。」

我走近铺子，就感受到那处投来的目光。内心盘算着，扮作不谙世事的少女模样。

「姑娘见着面生，应是从别处来的罢？」前头那位瘦高的男子走上前，那目光直直地投上来。

我压下内心泛上的恶心，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，「路过，来购置些物件。」

11.

「姑娘人生地不熟，不如我带你走走？」说着，他抓住我的手，不安分地揉着。

「不必，我自己来就好。」我话里带着哭腔，手故意地稍用力地往回拉。「不劳烦你了。」

「姑娘有所不知，这间铺子比别处卖的贵些，我是不想姑娘吃亏。」那人正笑得淫荡。

就在他正准备将我拉到怀里，我抽出小刀往他手臂一划。

他吃痛地松开手，一掌朝我甩来。「臭娘们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」

脸颊顿时火辣辣地烧着，嘴角也渗出丝丝腥甜。

下一刻，小刀插在他喉咙上，血喷涌而出，我冷眼上前将小刀拔出，满手腥红。

另外两人正欲上前擒住我，没走两步，一袭白衣挡在眼前，那两人的痛呼传入耳中。

我伸手抱住宇文长渊，手上的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衣，莲纹带血，瞬间化作嗜血的曼陀罗。

「阿渊，我又杀人了。」我嘴角勾起，将头靠在他身上，贪婪地抱得更紧。

宇文长渊解开我的手，转过身来，目光停在我肿起的脸颊上。

我看着他微蹙的眉心，笑道：「很丑是不是？」

他指尖覆上来，疼痛顿时消散。

还未等他开口，就来了两个官兵，许是有人报官了。

都城的都尉认得宇文长渊，自然也猜到了我的身份，看见我们二人立刻点头哈腰请我们上座，对我们身上的血污虽然好奇，但也并未过问。

「这些人胆大包天，竟敢冲撞国师和公主，给我拉下去！」都尉给官兵们使了个眼色，那两人得知我们的身份后皆知大难临头，求饶声不断。

他们很快就被拉下去了，耳根又恢复了清静。

「有劳。」宇文长渊朝都尉颌首，准备离去。

「国师。」都尉叫住宇文长渊，欲言又止。

宇文长渊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，淡淡道：「大人须注意府上妻妾矛盾。」

都尉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，「多谢国师！多谢国师！」他连声道谢，一路送我们出门。

「国师平日还会替人算命？」我打趣他道。

「人，总会想避灾躲难的。」宇文长渊许是见惯了，语气仍旧平淡。

「那都尉府上妻妾不和会致何灾何难？」我继续问着。

「天机不可泄露。」宇文长渊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无奈。

「无事，我是阿渊内人，自然是听得的。」我嗔道，贴上他。还是阿渊叫起来更顺耳。

「公主。」宇文长渊停住脚步，如泉水般澄澈的双眸微垂。

「以后在外面阿渊唤我阿嫣便好。」

他正欲开口，我掩嘴惊呼：「我月事带忘了买。」

笑意止不住从嘴角溢出。

宇文长渊无可奈何地收回目光，又带我回到那脂粉铺子旁。

「阿渊要不要同我一起进去？」我故意捉弄他，只见宇文长渊双手负在身后，耳尖又见绯色。

有趣，当真有趣。

出来时天色已晚，才走近宇文长渊，身边路人低语：「听闻楚国易主了，那将军覆了皇权。」

12

「阿渊，我没有家了。」悲伤，丝毫没有。反之，我有些想笑。

周子度最终还是为心上人夺了权，取代了父皇。

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何须伤感，何须喜悦。

宇文长渊并未开口，眉眼低垂，同第一次见我一样，带着怜悯。

我说那句话并不是想看到他副神情，我想他爱我。

魔鬼贪婪，仅仅褻渎又怎会感到满足？

我想将众生驱赶出他的目光，那双浅色的眸子只能倒映我的身影。

宇文长渊欲言又止，我望着远处逐渐沉落的太阳，轻笑道：

「我本来就没有家，皇家不谈亲情。我从来都是他们棋盘上的棋子，无用则弃。」

「公主。」宇文长渊开口，眸底一沉。

「唤我阿嫣。」

「阿嫣。」他终是无可奈何。

我笑得更欢了，泪水从眼尾滑落。

我连忙将它抹去，「风好大。」

「我们回去罢。」我拉住宇文长渊的手，掌心宽大又温暖。

宇文长渊反手将我拉入怀，「阿嫣，心里难受不妨哭出来。」

我抬眼同他四目相对，止住了泪水。

我自幼极少哭，因着母后不喜人哭。

只记得年幼曾因被皇姊欺负，跑到母后面前哭诉。

没有安慰，只得冷冷一句：「受点委屈就落泪，成什么样子？她既有法子欺负你，你自当以牙还牙。」

后来，我再没落过泪。

若不是今日，我甚至以为，我再也不会哭了。

原本洁净的长袍已因我染上血污，不必再沾上我的泪水。

「哭就算了，阿渊既然想安慰我，不如……吻我。」我将食指放在唇边，清脆的笑声从嘴角渗出。

宇文长渊将目光移开，菱唇抿起。

「公……阿嫣。」

嘴角上扬，我侧过头去看他耳尖的红晕。「天色不早了，夜里怕是不好御剑。阿渊，我们回家。」这回他倒是任由我拉着走了。

火光划破夜空，浓烟熏得人眼泪直流。

哀嚎声钻入耳中，我闻声望去，父皇和母后正在火海里挣扎。

来往的宫人都各自逃命，昔日宫中最尊贵的人此刻无人愿救。

宫墙上周子度搂着花影疏，新主佳人，花前月下。

成王败寇，向来如此。

周子度看到了我，墨瞳居高临下地凜着。

「你输了。」

「瑶山。」

我奔向宫墙，官兵蜂拥而至。

我杀得满手鲜血，渐渐没了力气，却还是未走近宫墙。

我想问他，谁是瑶山？

猛地睁眼，昏暗中隐约看见有一人坐在床前。

我起身抱紧他，恐惧近乎要使我窒息。

「阿嫣。」他温柔地抚着我的发顶，胸膛内剧烈的跳动也平复不少。

「阿渊，谁是瑶山？」

我从他怀里抬起头来，清澈的双眸在夜里仿佛月下湖水，柔和地泛着光，直直地照进心底。

「可是又做了噩梦？」声音温和，似是在掩饰什么。

我抓住他的手，又问道：「谁是瑶山？」

「阿渊，求你告诉我。」

13

醒来时，我总觉得自己这一觉错过了些什么。

心似同巨石绑着一同沉入大海，沉入深底。

脑中一片空白，昨夜无梦。

但总觉得不真实。

耳旁忽地传来：「瑶山，对不起。」

天旋地转，我跌落回床。

梳洗后，才发现桌上空荡荡的，今日宇文长渊并未将早膳送来，许是我醒得太早的缘故。

我推开门去寻宇文长渊，早已将逗弄他的话在心中拟好。

但终究未能说出口，因着我看到宇文长渊时，还看到了他身旁的一众宫人，其中还有晋帝身边的太监刘携。

「公主，楚帝派人来接您了。」刘携的笑容带着几分真诚，想来是真的盼我走太久。

应该说，整个晋国都盼着我走。

我冷笑一声，「楚帝周子度同本宫无亲无故，再者，本宫如今虽是亡国公主，同时也是国师的夫人。晋帝若想送本宫回楚国，一不曾问过本宫，二不过问国师，当真是考虑周全啊。」

刘携的脸色渐渐沉下去，但仍努力平静地应我：「您同国师并未成婚，上山不过是借住调养。您方才也说过，楚国易主，如今您不过是亡国公主，来去自由不得自己。」

刘携的话我并未听进去半句，只静静地睨着宇文长渊，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不舍。

但是没有，一如既往地平静。

神，又回到画上，怜悯众生，但不亲近。

终究是我妄想罢了，深处地狱，竟奢望神伸手下来救我。

「这些日子承蒙国师照顾，暝嫣自知顽劣，国师费心了。」我咧嘴一笑，眼泪不知怎的积至眼角。

泪眼模糊，无意间看见宇文长渊头上的檀香木簪子，心仿佛被木刺扎穿。

宇文长渊菱唇微张，我先一步开口将他的话都堵了回去：「山路难行，趁早下山罢。」

「本宫带上山的物件太多，一一搬下山去太过麻烦，还请国师替我一把火烧了。」

说着，我越过宫人走在前头。

鼻子发酸，我咬着唇不让泪水落下。

自作多情，自食恶果。

晋帝派了马车来接我，甚至安排了一个宫女随行服侍。

山路颠簸，一路摇晃，才收回的泪水险些晃洒出来。

「公主.....」那位宫女轻声唤我，话还未说完就被我打断。

「楚国易主，我也不是什么公主了。」

「姑娘，」她换了称呼，从怀里拿出一块手帕包着的物件，
「国师让我将此物交给姑娘。」

我拿起就想往窗外扔，手举到一半又收回，打开发现是宇文长渊从前束发用的骨簪。

「姑娘这是要扔掉？」宫女紧张地看着我，生怕我下一刻有所动作。

「你说我若死了，他会伤心么？」我看着手中的骨簪，冰凉透过手帕传到掌心。

「谁？姑娘在说国师？」宫女一脸迷惑。

「你可知楚帝为何要我回去？」骨簪光滑，唯独头部刻了两个字「瑶山」。

宫女被我的问题问得有些迷糊，「奴婢不知。不过听闻楚帝派使臣送了许多珍宝，还说.....如果晋国不放人不日就来攻打晋国。」

我闻声收紧五指，似是要将簪子按进掌心。

周子度似是一刻也等不及了，我才入宫就被送上楚国的马车。

又或是我的身份尴尬，晋帝想尽早摆脱我这烫手山芋。

我为两国交好而来，如今却无我的容身之地。

最让我意外莫过于我掀开马车门帘往外看，城墙一袭明黄龙袍刺眼。

入城后，我被领到周子度眼前。

我抬头同他四目相对，并未跪下。

「我该说恭喜，还是.....多谢？」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「暝嫣。」周子度走到我面前，眼神复杂。

我抬手给了他一掌，他并未躲开，清脆的声响惹得屋内宫人大惊，纷纷跪下。

这一掌几乎用尽我全身力气，他后退一步，鲜血从嘴角溢出。

他逝去血迹，「你还是从前那般，半点没变。」

「多谢。」我嫣然笑道。

「说吧，想我如何死？」

话音未落，周子度也笑了，不同于对着花影疏的那般如沐春风，而是宛若一只饿极了的凶兽，双眸赤红。

「暝嫣，死很容易。最痛苦的，莫过于生不如死。」

我又怎会不懂？十多年来，皇宫，炼狱，生不见光明，死后埋在途中，不过是再下一层地狱罢了。

「你才从晋国回来，舟车劳顿，朕杀几个人替你洗洗尘。」周子度凑上前，鼻息喷落。

「是我母后？父皇？还是皇兄？」他这一番话让我笑得直不起腰。

周子度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睫一颤。

很快，几个浑身污垢、臭气熏天的人被押上来，若不是中间的人朝着我叫了一声「皇姊」，我或许认不出来这些原是衣冠磊落的皇子。

15

「皇姊？如今楚国姓周，而我只一位家人。」我的夫君宇文长渊。

后半句话被我埋在心底，或迟或早，他会来接我。

九皇弟布满血丝的双眼睁大，惊恐，难以置信皆有。我走到侍卫身旁，将佩刀抽出。

手起刀落，血溅一地。周子度及时将我拉到一旁，殷红点点，落到鞋面上，如红梅绽放。

「人都还没杀完呢？皇上这么着急做什么？」我回身声笑道。

「押下去。」周子度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九皇弟，沉声道。

「怎么？不是要给我接风洗尘？我都还未尽兴，皇上就怕了？」我笑得直不起腰，上方目光灼灼，似要将我烤熟了。

「朕以为，你会求朕？」

我抬起头，对上那双带着疑惑的墨瞳。

「凭什么？」我冷笑道，「就凭他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？」

周子度剑眉蹙起，眸色黯淡。

「我最讨厌的人算不上多，他排在第一位。多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亲手送走他。」我嘴角勾起，朝他凑近，目光落到他的胸前的龙纹刺绣上，我伸手一抹，染上殷红。「你穿此色，不好。」我佯装摇头轻叹，被他伸手握住腰，下一刻便撞上他结实的胸膛，我的蔻丹曾在此留下过痕迹。

「是朕忘了，你向来心狠。」温热的鼻息悉数喷在脸上，薄唇就这样毫无征兆贴上来。

我大惊，抬手就想赏他巴掌，奈何手腕被他握紧，在我正准备扑上去咬那瞬间，周子度离了我的唇。

他轻笑两声，嘴角泛起玩味的弧度。

「怎么？花影疏的唇不够香，陛下千里接我回来就想和我偷情？」我咬牙道。

这句话很显然激怒了他，唇再次覆上来，重重地撕咬，血腥味在唇齿间绽放，他的，我的，互相交融，本该是爱意的表达，而我们却如同战场上的双方，不甘示弱，誓要你死我活。

他松开我时，我们满嘴鲜红，像刚刚餐足的修罗。

「暝嫣，」他咧嘴笑道，眉目染上笑意，「朕不过是想看看，你哭的样子有多丑。」

「我劝皇上尽早死了这条心，如今皇上做的一切，我都很满意。」我啐了他一口，将那些血沫尽数吐了出来。

「是么？愿你能笑到最后。」周子度的眉峰微微下压，伸手拭去嘴边的血迹。

周子度走后，我厌恶地用衣袖擦拭着被周子度唇，伤口被再次撕裂。

我取出袖中的骨簪，让溢出的血珠肆意滴落至骨簪上。

心似被掏空了一般，痛楚让人清醒，长渊让人思念。

阿渊，你有没有在想我？

我阖上眼，清泪滑过脸颊。

16

是夜，半睡半醒间，唇上的伤口覆上一抹温凉。

我急忙握住那只手，仿佛我下一刻他就会松手，而我又将落入深渊，痛苦又孤独。

「阿渊。」我睁开眼，透过昏暗的灯光同他对视，浅色的眸子在黑夜仿佛月光一般，清辉点点。

我起身抱住他，贪婪地听着胸膛内错乱的心跳，眼里涌出泪来，浸湿了衣襟。

「我好想你。」话里带着哭腔，将他的手臂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娘亲不喜欢我哭，可我曾听宫中老人说过，女子的泪最为柔软，能融化万年寒冰，能滴穿磐石。

而我想用我的泪引神明怜顾。

宇文长渊想收回手，奈何被我紧紧抱着。「阿嫣。」他柔声唤道。

「伤口很痛，阿渊你亲亲它，好吗？」泪水再次蓄满眼框，我咬着唇，伤口再次裂开，铁锈味渗入舌尖。

温凉的指尖将溢出的泪水拭去，他瞬间泛着清波，俯下身，双唇覆上来。

我带着铁锈味的丁香趁机而入，将清冷的气息掠夺一空，双手环上他的后颈，任由发丝在指缝间穿梭。

宇文长渊如画的眉眼蹙起，显然是对我的突如其来的进攻感到震惊。他将我拉开，我不舍地将他嘴角的血珠添净，菱唇红艳，几欲滴血。

「阿嫣，」他加重了语气，似要掩饰他的慌乱，「莫要胡闹。」

我双眼眯起，「胡闹？心悦阿渊也是胡闹吗？」

宇文长渊轻叹一声，从袖中取出一小盒药罐替我上药。

冰凉的药膏涂到伤口上，舒缓了疼痛，我心里的不安也被一一抚平。

上完药后，我抱着他的手臂不肯松手。

宇文长渊只好坐在床边陪我入睡，其实他一同躺下睡也未尝不可。

一夜好眠，清晨迷迷糊糊间发现怀里空了，连忙睁开眼，还焦急地唤了声「阿渊」。

不见宇文长渊，眼前是周子度，剑眉似要拧成一团，额前青筋突起。

「怎么？皇上还有偷窥别人睡觉的癖好？」我坐起身来，冷眼看着他。唇上的伤口愈合了大半，向来昨夜宇文长渊的的确确

是来过。

「他是谁？」周子度似要将后槽牙咬碎，手腕被他握住。

我冷笑一声，「是人是鬼与皇上何干？」

「朕在问你。」手腕上的力度渐渐加重，仿佛下一刻就要被他折断。

「皇上在关心我？」我望着他浅笑，心里想着今夜在宇文长渊面前流泪的理由又有了。「皇上真该人去问问，我在晋国有没有嫁过人。」嘴角的笑意更深，手腕被他甩开，已是红肿一片。

「那又如何？晋帝既能将你送回来，想必那人也并未在乎过你。」周子度嘴角扯出一抹笑意，一双墨瞳却冷得可怕。

「皇上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罢？」我撑着头斜眼看他，「皇上可千万不要爱上我，我心肠歹毒，只怕你余生不得安宁。」我懒懒地敛下眉眼，只听见一声巨响，门被踹开，明黄的身影怒冲冲地消失在视线里。

17

后来，直至回宫前我都未再见过周子度。

回到宫中，物是人非。

昔日我住的宫殿被封了起来，而我搬到了冷宫。

周子度这厮知我畏寒，特地安排我搬到了冷宫。

因着冷宫冷湿和蚊虫过多，一连几宿我都未合过眼。

终于，一日半夜，冷宫破旧的木门被人推开，吱呀作响。

我睁开眼，一袭粉色宫装遮挡住从残破窗纸里透进的月光。我抬眸对上那双杏眼，不再同从前那般漾着柔情，露出了主人原本的狠辣心机。

「好久不见，李暝嫣。」樱唇启合，带着胜利者的笑意。

我上下将花影疏打量了一番，发钗衣裙皆为皇后服制，摇头无声地笑着。「从前我觉得你颇有本事，在一众男子间周旋，如今，怎就这般可怜？」

花影疏笑意凝住，花容失色。「本宫如今是皇后，你不过是前朝余孽。有何资格来评判本宫？」

我被她恼羞成怒的模样逗笑了，「我不过是就事论事。冷宫外头向来有人把守，若是半夜真会有这般松懈，我早就逃了。皇后娘娘您明摆着是被人当枪使了。」我笑得花枝乱颤，眼睛都要笑出汗来。

花影疏嘴唇微微抽搐，眸光带着恨意。

「花家与周家军的覆灭可脱不开干系，就凭这点，他就不可能再爱你。我劝娘娘早日想好自保的法子，说不定冷宫的下一任主子就是娘娘你。」

花影疏原本柔淑的面容早已因怒意裂开，她转身离去，那步子仿佛要将地上的砖踩碎。

周子度花了这么多心思，不过是要我低头同他认输。只是，如今我已不爱，可他却不肯放手。爱与不爱，向来都是天差地别。爱意退散后，对方的一切求爱手段都能一眼看穿，仿佛在看孩童讨糖吃的把戏。

翌日夜，冷宫又有客至。

原本冷清的地方竟热闹起来。

屋门一开，酒气飘入鼻中，人险些被熏醉了。

我将手中的热茶悉数泼在周子度脸上，想来是喝得不少，眸中醉意依旧。

「暝嫣，在你眼中，朕是不是从来都是个笑话？」水珠从冷峻的脸上滑落，怒意将眼尾染得通红。

怎回事笑话呢？他曾是最羡慕的人，如不是落入权谋的污泥中，如今或许他会在边疆肆意地策马奔腾，娶一心仪女子，幸福一生。

我想救他，可我本身就身处炼狱。我想赶他走，又想拉他下来，让他同我一起堕落。

最后，我赶不走他，他恨我，恨不得将我拆食入腹。

可在我移情别恋后，他又如此这般。

周子度见我不应他，一手撑桌，俯下身来：「暝嫣，你不是说，做了皇帝后天下女子都能娶？」我们二人的脸贴得很近，带着醉意的鼻息扑面而来，让人不忍皱眉。

「可为何，你如今心里却住了旁人？」双眸沾了泪水，哀愁倾泻而出，好似委屈极了。

我头一次见周子度这般，他终是输了，但我也没赢。

周子度见我无动于衷，伸手制住我的下颌，我被迫同他对视，「三个月后，朕会攻打晋国。届时，朕会亲手攻下你心上人的人头。」

墨瞳含笑，试图从我眼中找出一丝慌乱。

我看着他眼中的笑意渐渐消散，露出原本的晦暗，是无尽的落寞。

「周子度，你疯了。」

「你看着朕疯的，暝嫣。」指腹在我脸上摩挲，力度轻柔。

「其实，朕也可以不攻打晋国。」他借着昏暗的灯光细细地观察着我的神，薄唇覆上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：「条件是，你要用你的身子取悦朕。」

话音刚落，满手鲜血，骨簪入腹，满目震惊。

「皇上最好将整个晋国夷为平地，算我求您。」我将骨簪抽出，将血抹在他的龙袍上。

18

周子度低头看了眼腹部血流汨汨的伤口，扯开嘴角笑道：「朕忘了，你向来心狠。」

龙袍大片染上殷红，盘旋的龙半身浸在鲜血中，张牙舞爪，好似地狱凶兽。

「拜皇上所赐。」

很多事情来不及解释，也无法解释。

宇文长渊当初也问过我：「为何不向周子度说明一切。」

「那国师为何不将未来之事尽数告诉都尉？」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他。

当时宇文长渊语塞的模样让我笑得东倒西歪，借机扑进他怀里。

他的问题，我回答不上来；我的问题，答案早已了然于心。

起初，我救周子度是因为我嫉妒他，却又可怜他，我想拉他下来，又想让他免于权谋这趟污水。

我同周子度那一次床第之时，绯色漫上他的颈部，指尖才触到他滚动的喉结，就被他扼住手腕锁在头顶。

疼痛，欢愉。

在与他融为一体的那一刻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胸腔内乱撞的小鹿是由情所起，而非欲。

我将周子度视为对手，势均力敌。我们浑身都是刺，无法相拥，只能互添伤口。

一如从前，一如现在。

心动之时，亦是心碎之时。

是宇文长渊将我破碎的心一瓣瓣拾起、拼好，它再也经不起第二次冲击。

「朕很想知道，朕若是死了，你是不是都舍不得流一滴眼泪？」他苍白的唇抿起，剑眉舒展。

我将骨簪收好，抬眼与他四目相对，「你不会，至少现在不会。」

周子度嘴角勾起，捂住伤口缓缓起身。「是啊，朕还要看着你在他的人头面前哭。」

他笑得悲凉，许是不想在我面前落泪，他快速地转过身。

血迹蜿蜒，人心残破。

周子度不愧是将门之后，一连攻下几座城池。

战后，满城百姓难逃一死。

血腥味弥漫在边境之上，宛若地狱。

「暝嫣，你说他会在哪座城出现？」周子度带着我上城墙，下面尸横遍野，士兵正在掠夺。

「这座。」话音刚落，我当着他的面从城楼上跳下去，掉下去之前我看到了他红着眼睛说：「就算死了，你也得.....」

后面我听不清了，我与周子度这场战争，他终究是输了，但我也没赢。

我没有落在地面上，变成一滩肉泥，而是落入了宇文长渊的怀中。

「阿嫣。」他眉心蹙起，脸上是病态的苍白，几近透明。

我指尖点在他的菱唇上，嫣然道：「长渊，我还是喜欢你唤我瑶山。」

宇文长渊双眸闪过一丝惊讶，低声责备：「你就不怕我不来？」

我环上他的颈部凑上前，双唇一点。

笑意止不住从嘴角溢出，「你若不来，那便让我同八百年前那次一样，烂在地里，永世不见天日。」

尽管宇文长渊费尽心思隐瞒，可我终究是记起来了。

我不是凡人，亦不是帝姬暝嫣。

我叫瑶山，是魔狱最底层的魔女。

八百年前，站在无尽深渊抬头望，边上有一只手，指节分明，白净又神秘，无尽的魔气朝他涌去，最后又后退三舍。

在我想伸手的时候，它消失了。

我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中活了几万年，仅匆忙一瞥，仅冰山一角，我恋上了那片光明。

欲望在心底燃烧，我要将他拉下来，同我一起堕落。

再后来，九重天上下来一个神，他堕魔了。

他被带到我面前，那双墨瞳静静地睨着我，「我与魔尊见过。」

我以为是那日见过，其实是我们是魔域同九重天交战时见过。

我以为他伸手救我，其实他是想手刃我替他心爱的上神报仇。

长枪入腹，魔气四逸，我疼得落下泪来。

我欲使神堕魔，同我欢爱；神却诱我杀之，以慰所爱。

我被夺去一身修为，贬入轮回。

本该跳入畜生道，可偏偏我遇见了长渊。

神欲救我，可我已不再信神。

他满目悲悯地看着我剖膛取骨，而我用沾满鲜血的手向他奉上一支骨簪。

「若上神能将此物还我，我便信你。」说完，我一头扎进人道之中，身后的神官急切的呼喊。

.....

「胡闹。」长渊无奈地看着我，眸中泛起点点柔情。

「我很早就想胡闹了。」我凑到他耳旁，「想拉上神下魔渊，同我共沉沦。相同上神欢好，至天地陨灭。」

我看着长渊耳尖染上绯色，忍不住亲了亲，结果绯色一路染至脸颊。

「不知上神允不允？」

只见他菱唇紧抿，满脸红晕，避开我的眼神沉默着。

「人界无聊的很，上神记得来魔域寻我。」

话音才落，骨簪刺入胸膛，在我弥留之际，我看着他眉心微锁，无奈又宠溺。

从前我觉得神界冷漠、遥不可及，后来我起了贪念，想占为己有，却也因此被伤，直至最后我才发现，真正想渡我的人早已为我付出了一切。

后知后觉，那只手将我拉了上去，而我再也不会放开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